



陶晶孙引用的诗

◎祝淳翔

偶从1943年3月8日《新申报》“千叶”副刊上见到署名为“晶”的《烹斋随笔》连载的第十九回，这一回先在篇首提及自己的留学往事：

三十年前，日俄战争结束，正是世界平静之时，我坐轮船出洋留学，轮船旧而小，波浪大，花了好几天，才到异邦。从此我读很多年的书，文学、数学、哲学，使我知识丰富起来。

随之而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谈及送儿子留学，发生在近几年：

三十年后，我送儿子坐轮船留学，我站在码头上，一直等到轮船最高的桅头上一个圆球隐于屋顶而不见。此番的轮船大而坚固，不怕波浪，可是正值战争之时，令我忆起爱丽斯开利女士的诗来了。

“烹斋”也好，署名单字“晶”也罢，统统指向作者是陶晶孙（1897—1952），他在虚龄十岁（1906）时跟随父亲赴日留学，从小学生做起，直至读中学、大学。陶精通日语，甚至日文功底比中文还好。

这节随笔后刊于《牛骨集》（太平书局1944年5月初版）第168页，是以补白形式插在《创造社还有几个人》与《创造三年》之间，标题改为《烹斋杂记·二十五》。

文中引用的那首诗读来略显突兀，译文是这样的：

在十岁之时，吾弟坐船而放洋了。/吾弟明眸胆大，有金色的发。/我送他的船，直至远出海港，转湾而不见；可是至今没有人通报我那船之行迹。/果然如此，如果他的船在海上遭难了。/那么他的金发会灿然照着海波如太阳。

爱丽斯开利（1820—1871），今译爱丽丝·凯瑞。据杨林贵《美国内战前女作家爱丽丝·凯瑞研究》一书介绍，凯瑞在美国内战前夕活跃于纽约文坛，初以诗歌成名，后以关于西部生活的系列短篇小说和速写名声大噪。凯瑞的作品虽说在她生前很受欢迎，经济上也颇为成功，但去世后名声湮没，作品近百年来很少重印。因此，文学界对她很陌生，少数学术著作在提及她的创作时也仅仅出现在脚注中。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研究兴起才有改观，如今其作品被收入多种美国女性作家文集。

陶晶孙引用的诗是一首题为An Order for a Picture（中文：《预定一幅画》）的长诗中几行截句，该诗共一〇六行，分为五节，内容虽是向某位画家订画，实则是戏剧性独白，讲述自家悲惨身世：家住矮小黑老的房子。母亲形象却尽善尽美：“清澈的蓝眼睛，带着柔美的微笑，至高无上的甜蜜，温柔的优雅，女人的灵魂，天使的脸”，读来并不真实。长诗第三节课里，叙述者请求画家一定要绘上容貌最像自己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兄弟，他在十岁时搭乘海军准将号（ship Commodore）出洋，二十多年不复返，看船名显然是艘军舰，也就意味着诗的主题是反战。



《美女与野兽》

插图选(7)

埃德蒙·杜拉克 绘

美妞喃喃地说：“啊！
你吓了我一跳！”



叶圣陶的 “记不清楚了”

◎闫笑

姜德明藏叶圣陶著《未厌居习作》有作者的题识：“记不清楚了，好象初版本的扉页上有个小方匣，里边几句话说明取名未厌的意思。一是有人说我厌世，我自以为未厌。二是厌字跟餍字通，对于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自以为不满足。德明同志属题。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三日。”《未厌居习作》是叶圣陶的散文集，由开明书店在1935年初版发行，姜德明所藏为1939年三版。

无独有偶，吴泰昌也藏有此书，虽然是第二版，却同样有叶圣陶的题识：“这一册的初版本，扉页之后还有一页，说明未厌二字的用意，不多的字排成小方块，不记得为什么第四版去掉了。取名未厌，有两点意思。当时有人说我厌世，我自以为未厌，这是一点。厌字跟餍字相通，写下的这些习作我并不满意，这是又一点。现在写在这儿，以应泰昌同志雅属。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两篇题识相去不过两个月，内容也差不多，但字迹却大异其趣，前者为繁体字，舒展遒劲，温润细腻，后者为简体字，秀笔作楷，兼带行书笔意，朴厚古雅，别具风姿。

吴泰昌说，“我手头没有《未厌居习作》初版本，一时无法查找叶老的扉页之后写的有关未厌二字用意的字样”。不过，初版本即便找到了，其扉页上并无“小方匣”以及“几句话”。倒是在叶圣陶另一册小说集《未厌集》“廿二年三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的环衬上印着一幅枝蔓插图，其左上角标注“未厌集，叶绍钧著，文学研究会丛书，1933”，并用方框圈出，紧接着的扉页印有命名释义的话，而此应该就是在叶圣陶记忆之中的初版本原貌。

叶圣陶生于1894年，至1978年已是耄耋之年，记忆有所偏差乃是自然规律。至于那位“有人说我厌世”之人，叶圣陶始终未明说，其实即冯乃超。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之中评论叶圣陶是“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



桃花源没事儿

马伯庸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小道士玄穹是天生穷命，只要一捞横财，必有天雷劈下。他啥钱也不敢挣，只能去桃花源当个俗务道人。一个巨大的危机突然降临。这个穷酸小道士悲伤地发现这关乎所有居民的安危，还严重影响到了自己每月二两三钱的菲薄俸禄……

大宋花事

沈胜衣
华文出版社

本书“聚焦花木文化，对与植物相关的宋朝人物、故事、作品和风尚做一点相对小众但切实有趣挖掘和解读”。关注花与人、花与历史、花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将花卉与历史紧密相连，揭示了花卉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何谓明治

[日]色川大吉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8年夏，在东京郊外几近废墟的仓库中意外发现了一部明治初期的人民宪法草案，还有与开设国会相关的建议书以及诸多关注国家建构与人权议题的书籍与学习笔记。一个不为人知的“明治”逐渐揭开面纱。

游戏直播简史

[美]T.L.泰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带领读者进入游戏直播的幕后世界，理解内容创作、技术平台与观众互动之间的复杂动态，揭示在算法驱动与用户参与之间人们如何重新定义“玩”的意义，并在过程中建构新的情感与社会秩序。



才值得收藏。”这话说得有点绝对。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痕迹”和“实物”确实是最可信的直接证据。

以个人的藏书为素材，从搜寻、购藏的巧遇切入，凭借识读多门外语的能力，东西文化交流的学术视野，以及关于原书拥有者、阅读者生平背景的知识储备，“一步步稽考追索，钩沉佚文，得窥其心曲”。这种写法的难度系数极高，却也正与书话写作的路径一致。

《西书东藏》与书话写作

◎董斋

刘铮《西书东藏》（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里有几篇文章以前在杂志上读过，很是佩服，可不曾联想到“书话”。看到前言中自认在写法上“采取‘书话’的方式”，未免一惊。仔细想来，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

刘铮说：“如果要勉强类比的话，它在性质上与韦力《芷兰斋书跋》系列有相似的地方；《芷兰斋书跋》专写韦力收藏的有名家题跋、批校的古

籍，而《西书东藏》专写我收藏的有名家题识、签名或印鉴的西文书。”当今的书话写作，民国旧书主要是新文学版本仍有市场；古籍善本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前景颇为可观；惟有外文书话，成果甚微。《西书东藏》专写境内流传的外文书，堪称一枝独秀。

《西书东藏》涉及的均为关联本，只是并非与原作者有关，而是与阅读者有关。刘铮认为：“在我看来，未来恐怕只有书上留有阅读者痕迹的书